

张潮书丛

李锐
主编

张承志
著

西

省

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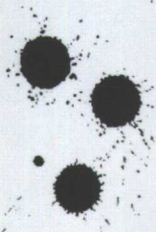
杀

考

北望长城外 ...

辉煌的波马
北方的河
黑骏马

北岳文艺出版社





李锐 主编

西省 暗殺考

张承志 著

北京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省暗杀考/张承志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1. 9

(涨潮丛书/李锐主编)

ISBN 7-5378-2266-2

I. 西... II. 张...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5629 号

西省暗杀考

张承志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125 字数:270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

ISBN 7-5378-2266-2

I·2170 定价:16.00 元



相信自己

——代总序

李锐

转眼之间，“新时期文学”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仔细想一想，上个世纪初在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前后也不过就是十几年的时间。二十世纪一首一尾，我们中国人竟然都是一个“新”字来命名，可见我们对于“新”的渴望之迫切。也可见过了近百年，我们的“新”来得真是一进三退、艰难曲折。从打倒皇帝，到“打倒文言妖孽”鼓吹民主与科学，到走进“文革浩劫”，再到“改革开放”所要面对的“全球化”，我们至今到底“新”了没有？还是一个难题。在感慨历史的无理性的同时，我们却又无法置身在历史的浊流之外。无理性的历史可以蹂躏人、压迫人、摧残人，但却永远无法剥夺人的情感和想像。在生命被无情地推进历史浊流的同时，却也获得了刻骨铭心的体验。凭此，我们可以表达，我们可以相信自己真实的存在。我们可以不必等着别人来确认自己的“新”还是“不新”。

最近以来，在对所谓一个世纪中文写作的种种回顾和评价中，有许多对于“没有大师”的沮丧，有许多痛心疾首的论断和痛心疾首的姿态。

我对这样的沮丧和姿态总是心存疑义。如果“人类的”这个词，只是一部分人对于另一部分人当然的忽视和“代表”；如果“全球化”的进程，只是一部分人对于另一部分人当然的剥夺和“教化”，又让我们到哪儿去找那个“共同”的大师？在我看来，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和鲁迅、沈从文、老舍，都是语言大师，都是各自语言的杰出代表。因为他们代表着各自，才因此而共同丰富了人类。尽管二十世纪对于中国人是一个一进三退、艰难曲折的世纪，但是，历史的无理性，并不等同于生命的无价值。一个弱势文化中的人，他的生命体验并非也一定就是弱势的。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却很难改变一些人骨子里已经接受的“教化”。为此，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人都不愿意相信眼前的奇迹。

收在北岳文艺出版社这套丛书里的作品，精选了十五位作家的八部中短篇小说集和八部长篇小说，都是新时期以来的名篇名作，都是作家们的代表作。对这些早有定评的作家和作品，毋庸我再多置一词。阅读他们，就是阅读“新时期”的千变万化、林林总总。所谓“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隔着百年的沧桑和悲怆，你可以分明看到，新时期文学与新文化运动，在世纪的两端遥相呼应。日积月累的写作，转眼而成为日积月累的历史。新时期，转眼而成为上一个世纪曾经有过的经历。对于文学，时间的淘洗胜过所有的众说纷纭。我们把这些佳作选编成书，不止是因为它们已经经历了时间的检验，更是希望把它们继续放进时间和读者的视线之中。我们有这个文学的自信。我们更有这个生命的自信。

辛巳年二月初一

西元 2001. 1. 23 于太原

自序

□ 张承志

转瞬十年二十年白驹过隙。何止牙牙学语的文学起步，即使成为职业作家，生涯一枝笔——也已经是十数年了。惟结集时人才有空回忆、并接触自己早期的习作（真谢谢有这么文雅的一个词）——我不禁为自己和这些自己写下的所谓小说的单薄，感到吃惊和害臊；也为容忍和成全了如此自己的时代，感到惊奇与慨叹。

如今我对小说这形式已经几近放弃。我对故事的营造，愈发觉得缺少兴致也缺乏才思。我更喜欢追求思想及其朴素的表达；喜欢摒除迂回和编造，喜欢把发现和认识、论文和学术——都直接写入随心所欲的散文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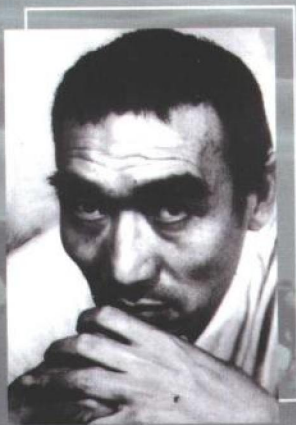
这并非是在贬低小说艺术。或许正是这样的我，才算懂得了尊重小说。前年我曾在西班牙，一手拖着带轱辘的小行李箱，一手握着一本薄薄的《卡尔曼》，走遍了梅里美笔触所及的一个个地点。那才是小说；在龙达和直布罗陀，我深深地被伟大的小说折服了，也不禁对自己的《黑骏马》之类摇头苦笑。其实若写的

话，在今日心态下也许我可能写得好些？——不必了，那要花费大量的精力，要适应别的语言并重新检验自己的能力。我已经说过：对于以故事为叙述原则的小说，我并不具备什么才能。出于如上思索，在有机会编辑文集时，我或者大幅删减、或者干脆取消了小说部分。

所以对这个集子里的小说，我没有自视名作的心思。它们不过是我以及那个时代的一种注释或资料而已。不用说它们依然为我珍惜；因为当年即便那么无能无力，自己居然还是那么真诚地写过。回忆起来只觉不可思议，只觉得一种后怕。而今天，手里的笔尽管有了分寸，但环境却不再宽容。包括书的题目，谁知道它若叫做《西省暗杀考》会不会被人判定为恐怖主义呢？所以我干脆预备它两个书名，请印书者挑选。

写这一页时，时值旧历的正月初四。而我刚在除夕那天，从西海固的山村回到北京。我的心里满是新的激动。所以这篇小序，也就算是一次辞旧吧。

2001. 1. 27



张承志，原籍山东济南，穆斯林。1948年秋生于北京。高中毕业后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插队，放牧四年。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历史语言系。历史学硕士。曾就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海军政治部创作室、日本爱知大学，现均辞职，为职业作家。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第五届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委员）。1978年以来，分别获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二届及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首届爱文文学奖。迄今出版著作（单行本）约四十余部，代表作为《心灵史》。

作家
介绍



责任编辑：古卫宏

责任校对：马峻

封面设计：吴颖辉

环扉设计：沐雨人

内文设计：逯彩华

美术编辑：任丽凤

丛书策划：李建华

项目负责：古卫宏 刘树民

李建华 杨济东

贾晋仁 郭红兵

印装监制：李建华

目 录

自 序/1

绿 夜/1

大 坂/14

雪 路/31

春 天/45

胡涂乱抹/58

北望长城外/69

辉煌的波马/86

美丽瞬间/98

凝固火焰/111

北方的河/121

黑骏马/207

西省暗杀考/263

□ 绿 夜

他终于登上了那座小山。他抬起头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向远方望去。

明亮而浓郁的绿色令人目眩。左右前后，天地之间都是这绿的流动。它饱含着苦涩、亲切和捉摸不定的一股忧郁。这漫无际涯的绿色，一直远伸到天边淡蓝的地平线，从那儿静静地等着他、望着他，一点点地在他心里勾起滋味万千的回忆。

在这一望无际的绿色上方，只有他的思绪在无声地盘旋轻飞，像是那绿中充盈的情调的旋律。他感到身心都透明般地宁静。

小奥云娜那时才八岁。她骑在马上，抓着鞍桥不肯松手。她紧闭着小嘴，牢牢地盯着他。后来她哇地嚎啕起来。本来把她抱上马背不过是为了冲淡分别的感伤。淡蓝的地平线上涌来了浩荡的白云，蓝空上排着云朵的长阵。奥云娜，这八岁小女孩的心理是怎样的呢？那天地间的一抹浅蓝中，又为什么能绵绵不尽地涌流出白白的云朵呢？

这是多么新鲜的感觉呵：可以自由地遐想，但用不着真的去寻找答案。大海般的绿色滤去了嘈杂、拥挤、热腻的昨天。此刻，在这儿，可以独自站一会儿，静静地想想过去。整整八年，他总是难得有

机会这样站一会儿。也许是没有适当的时间和环境。可是在那匆忙的奔波中，他又确实常有过这样的念头：喂，该停下来，该仔细想想。也许，在人的一生中，需要留一些时间给这种独自一人的、平和的、不受干扰的思索。）

八年了。八年前，他就是从这个小山坡前，顺着这条三股车辙印的道路走向那喧嚣着的、熙来攘往的都市的。最初他常常回忆。他想起过小奥云娜羔般聪慧的大眼睛和甜甜的酒涡。他甚至曾经发表过一首关于小奥云娜的小诗。在那首儿歌般的小诗里，他把小奥云娜称为一条“欢快的小河”。可是，哦，生活——冬天运蜂窝煤、储存大白菜，夏天嗡嗡而来的成团蚊蝇，简易楼日夜轰鸣的加工厂，买豆腐时排的长队……淹没了诗。在深夜里，有时心里也曾闪过一眨星光，但他已经很难捕捉住那曾使他的心颤抖的一瞬。

2 而这一切都已离他远去。这茫无涯际的青青的原野，这弯曲的三股车辙印，这低缓的小山坡，正把他带回到昔日。在这儿他曾被晒成黑红色。在这儿他曾恶煞般和人打架。在这儿他第一次懂得了劳动的艰难和自豪。他凝望着这无边的绿色。蓝空中巨大的白船般的云朵无声地驶去了，深黛的云影移开后，那三股车道在阳光的直射下显得明亮而线条清晰。那里通向他逝去的青春。他已经听见一声遥远的呼唤。他的眼睛湿润了。“哦，草原。”他轻声说。

这里是锡林高勒。是由左右苏尼特、东西乌珠穆沁、阿巴嘎和阿巴哈纳尔等响亮的地名组成的锡林高勒草原。他终于回到了这里。他觉得自己就要打开紧闭着的、心上的门。表弟说过：“祝你在洛西南特的瘦背上骑得稳。”为什么呢？“因为堂·吉珂德为寻找假想的敌人踏上征途，而你为寻找想像的净土而提起旅行袋。”他默默地看了表弟一眼。应当对属于不同时代的人闭紧心扉。他和他仅差十岁，但属于两代人。他怎么能把小奥云娜的事告诉他，再被他恣意挖苦嘲弄一番呢！不，小奥云娜是不能玷污的……也许，八年前的一切都已烟消云散，但岁月、生活和动荡的历史留给他的惟一礼物，就是小奥云娜的笑脸。他比表弟仅仅多这么一点财富。当然，

表弟是不会承认这种结论的。承认他、同意他、等待和安慰他的，是这锡林高勒大草原。

他等不及捎口信给毡包。他一到公社，就大步踏上了这条三马车道。他解开衣服，草原的长风直入胸怀。草梢在脚下刷刷地分开。他渴望看到那可爱的小姑娘。他的眼前已经清晰地现出了一对甜甜的酒窝。

“老弟，这回采风，时机难得。怎么样？计划捞多少？”人流正匆匆地涌向办公楼底层那长长的楼道。河南口音的侂乙己追着他问个不休。“这回弄个长篇小说，抓它个两三千！上回那不中——咋写个小妮儿！”脚步噉噉，人流匆匆。“你别以为人人都和你一样，光想捞钱……”“咋？”侂乙己恨恨地嚷起来，“你咋着了！你崇高多少？你编小妮儿那几句词，还不是落了十块！少一分你能行？”一阵哄笑。原来下班的人都在满有滋味地听着。他们赞成侂乙己。楼道光线很暗。脚步声、谈笑声在墙壁上击出回音。他默默走着。孤独使人痛苦。缺乏沟通彼此的语言使人孤独。人们为什么更欣赏侂乙己的或表弟的语言呢？难道大家都讨厌用真诚的、亲切的、尊重别人感情，也使自己更纯净的语言交谈么？

3

这个河南侂子就这样无耻地嘲弄了，不，是侮辱了他神圣的小奥云娜。他觉得自己的心里也涌进一股污浊的脏水。这脏水居然那么轻易地冲进了他一直悄悄保留在心底的、使他的心温柔和潮润的、那一小块淡绿色的领地。他突然感到疲倦，他累得要命。

他微喘着，大步走向草原深处。这里是驰骋着自由酷烈的风儿的、开人胸襟的莽原。在这里可以不必心有城府。在这里可以把市场上大葱和烂西红柿的气味，把十二平米的家和它的拥塞，把楼下加工厂的噪音和冷冰冰的售货员，还有那河南腔的下流语言全部忘掉。在这里可以把疲惫的肉体埋在茂盛的箭草、马镰草和青灰色的艾可草丛里。他满怀感激地吞咽着这里的清爽空气。这时他才明白来到这里的必要。

“今年夏天，你回内蒙去吧。”“开玩笑！哪有那么多钱？”他奇怪地望着低头织毛线的妻子。“我能领到五十块奖金。另外还可以再

挤出一些。”算啦。连我喝酒抽烟你都叫唤。”“不,这回不一样。你下周就请假走吧。”“为什么呢?”“不为什么……我觉得,你一直盼着回去一次。”她原来有一双锐利的眼睛。他迟疑了:“可是家里,老人,孩子……”“没关系,去吧。”他吻了吻她的眼睛,心头掠过一道生疏了的温暖的波动。

那天晚上她炸了花生米。可是他的筷子却总是夹滑。在他若有所思时总是这样。妻子也许就是常在这种时候注视着他。一个扎着两只羊角小辫的小姑娘正在对他笑。侑乙己骑在一匹马上指手画脚,马儿把他摔在地上。小奥云娜笑了,露出小酒窝。他忍俊不禁,所以又把一颗花生米掉在地上。一旁,妻子拍着襁褓中的儿子,微微地也笑了。夜里他一直在做梦。小奥云娜缠着他,要他翻译那首小诗。他绞了一夜脑汁。

他走完了三股车道在草原上画出的那个巨大的弧形。那座熟悉的敖包山从地平线下慢慢浮现出来。清凉的风带来阵阵苦蒿和艾可草的呛人苦味儿。在远处,在开阔的盆地中心,隐约能辨出一个小小的灰点。那是一座破旧的、颜色发灰的蒙古包。炊烟随着流雾,正从那里袅袅升起。小奥云娜,我可爱的小妹妹,我清澈的小河,你好么?你还记得我们分别时,你骑在我的马鞍上不肯下来的往事么?你还记得父亲、母亲,还有老奶奶流着泪水,望着我们的情景么?

他的眼眶里盈满了晶莹的泪。“小奥云娜,是我。你的哥哥回来了。”他轻声说。

哦,青春,你好!我来看你。因为我没有能留你永驻,像保尔·柯察金,像那些生命之树常青的勇士一样。我已经与你分别日久。但我也不同于表弟。表弟说:“我们没有昨天。”这是他的宣言。而我却既有昨天也有你。你由憧憬、艰辛、低下地位带来的屈辱感和自尊感,真正养活自己的劳动中留下的深深脚印组成。当然,还有爱情,尤其是对它激动的想像。表弟说:“没落的人才回顾过去。我们只面对现实。”但他也应该感到缺憾。至少该为他没有唱过、而且

是没有在暴风雪之夜的帐篷里，在通红的牛粪火旁唱过那些歌子遗憾。“我们的旗帜火一样红，星星和火把指明前程。”“老伯伯请我们来到果园。孩子们是谁呀打哭了伙伴。”“少先队，我们快乐的少先队！快快来，快把歌儿唱起来！”我们起劲地、一支接一支地唱。当然，也唱《红河村》、《长征组歌》、《十五的月亮》和那个听说作者被张春桥判了十年刑的知识青年的歌。那种唱法会给人带来神奇的感觉。我们唱着，传递着会心的眼神和微笑。心里盈满着泪珠、醇酒和露水……后来，人走了，但那声音、那灼烤、那旋律、那心境却和迁徙后的营盘痕迹一起，在此长留。它就是你，青春……

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拄着一节断马杆，颤巍巍地，伸着瘦骨嶙峋的手迎面奔来。没有人扶她走。她虎背熊腰的儿子已经先她辞世。老人声音微弱地叨叨着，缓缓地跑来。她捧住他的头喷地亲了一口。这亲吻电流般击穿了他的肉体，击碎了他心上的锈垢。表弟不会理解，侏乙己不会相信，一个穿风衣的城市青年就在这片箭草地上被一个白发蓬乱、衣袍肮脏的蒙古老太婆搂在怀里。老奶奶摸索着他的脸和肩头，唠叨着说他瘦了。她坚信他八年来是在城里受苦。“多奇怪，”他想着，便却又感到老奶奶说得切中隐痛。他忍不住流下泪。他把头埋在老人怀里。

5

这个家仍然喜欢在夏季靠敖包山居住。青草如旧。山岗如旧。小河如旧。永远沾着一层细粪末的垫毡和油腻的捻金线枕头也如旧。羊群还是在敖包山上散成一个星群。酸奶桶里舀出的奶子还是稠稠的、散发着熟悉的凉味儿。嫂子给他煮的还是拳头大的饺子。她还是把舀起沸茶的铜勺举在孩子头顶上威胁他们。女人们还是在濛濛细雨中跪在一片泥泞中挤奶。马儿在奔跑时还是在耳边掀起呼啸的风。歪着骑马的牧人还是那样姿态浪漫。套马杆子还是那么富有弹性地在空中划出弧线。酒还是散装的更受欢迎。当然，用兽医的酒精对井水也不错。一口喝掉半小碗还是烧得胸口发痛。可是老头门德如果高兴地使劲拍他的肩膀，并且瞪圆眼睛朝着脸色阴沉的瘸子乔洛吼一会《金翅小鸟》的话，再喝半碗也可以考虑。晚霞还是那么鲜艳。月夜还是那么清澈如洗。沉睡的毡包内还是那么

静寂。直径四米的圆形地面上，不同民族、不同辈分的人的呼吸还是那么酣沉而平和。半圆形天窗里嵌进的那块蓝紫色的夜空，和点缀其上的三颗亮晶晶的小星，还是那么使他联想到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

到达那天，他没有见到小奥云娜。在她赶着牛车从敖包山北的亲戚家回来以前，他想像着八年后那扎羊角辫的小女孩的模样。他心里在悄悄呼唤着她。小奥云娜，回来吧，你快活飞舞的破衣衫，你让人心疼的小酒窝！骑在我的马背上来吧，我的黑眼睛的小天使，我明净的小河！

第二天，一个穿着蓝布袍子的少女从牛车上下来了。她把蓬松的长发低垂在沾满油污、奶渍和稀牛粪的蓝布袍上，不声不响地从他身旁走过，躲到嫂子背后。她没有羊角似的翘小辫，没有两个酒窝。她皮肤粗糙，眼神冷淡。她甚至没有亲热地喊他一声阿哈——哥哥。他慌了。他从提包里掏出塑料袋，那是妻子跑遍全城买来的尼龙衫。玫瑰花上滚着几道雪白的浪。他的手在抖。“奥云娜，”他唤道，“噢——这是给你的。”声音也在抖。他没有叫她“小奥云娜”。这不是那个“小”女孩了。少女接了过来，低着头走开了。她听见他在门外收拾牛车。他感到此刻妻子、表弟、侑乙己都在盯着自己的脊背。这是他的小诗、他干旱心田中的绿洲、他青春往事的象征、他的小奥云娜么？

生活露出平凡单调的骨架。草原褪尽了如梦的轻纱。就像肥嫩的手抓肉吃完以后，人们开始更心平气和地煮那些晒硬的肉干一样。穿上玫瑰红的尼龙衫又套上蓝布袍子的少女不再是梳羊角辫的小奥云娜、小天使和欢乐的小河了。她满不在乎地用捧过牛粪的手挤着玫瑰红和雪白上的虱子。她躲在门外听着老门德和她母亲议论着娶她当儿媳妇的话。她抓起勺子和靴子朝哭个不停弟弟扔去。她把满脸盆面粉擀成面条。她摔倒一米高的肥羊，骑在上面撕下滑腻的夏毛。她用大眼睛好奇地直盯着她在八岁时曾经那样留恋过的兄长。她若有所思，又猛然一甩辫子走开。就像老奶奶一样拖着长调，在没有月光和星星的黑夜里吓狼。她像每一个蒙古

女人一样，睡在门外的勒勒车上，盖着一块条毡守夜。她淋着细雨，踏着泥泞，她长高了，她成熟了。她粗糙的脸庞上留着两块冬天的冻疤。小河、小溪、小泉奏出的明快儿歌已经逝而不返，浑浊的内陆河水正在干旱的大草原上无声地流。

他常常在奥云娜忙碌的时候注视着她。奥云娜有一只属于自己的青花山羊羔，那是一个亲戚家的出嫁姑娘在春季送给她的礼物。当时小羊羔只有一丁点儿大。她用弟弟的奶瓶每天给它补奶。傍晚，当归来的羊群悄悄出现在山坡上时，那只系着铃铛的青花小羊就咩咩叫着离群而来。他注视着小羊羔冲进乳青色的薄暮或是桔红的落霞，朝奥云娜奔来。这是奥云娜一天中最快活的时刻，也是他能听到奥云娜清脆的、使他感动的“阿哈！阿哈！”的喊声的时刻。水一样平静和怅惘的日子在这时掀起一层微微的喜悦的涟漪。这银铃样的喊声刺着他的耳鼓。他在其中辨出了八年前小奥云娜天真稚嫩的音素。“哎——阿哈来了！等一等！”他笨拙地答应着跑去。他把奶瓶高高地举起，小青羊羔急得直立起来。奥云娜格格地笑了，她红扑扑的脸蛋上又深深地旋出了两个甜美的酒窝。“阿哈！阿哈！”她快活地摇着他。

7

在这样的时刻里，他感到陶醉。因为在他发现自己失去了那个八岁的小天使和“欢乐的小河”以后，还是捕捉到了这美好的一刻。小奥云娜在他长达六年的草原生涯中，也只是在最后一天不让他上马离去。妻子也仅仅是在那个晚上使他感受到奇异的、心的亲近。他自己也一样：八年中仅仅一次产生过那样美好的情思并把它变成那首小诗。

过了几天，半醉的瘸会计乔洛来到毡包里。他也斜着醉眼，冷冷地盯了他一眼，然后栽倒在毡子上。他开始对奥云娜说出一些难听的秽语。嫂子不在家。老奶奶睡在角落里。乔洛嘎声笑着，把碗里的酒泼在奥云娜的赤脚上。奥云娜躲闪着，咯咯笑着，又给他添着酒。她鼓舞了这醉鬼。于是乔洛借着酒劲，拖着瘸腿凑过去。他推倒了奥云娜，放肆地扯开奥云娜蓝色和玫瑰红的领口，把酒咕嘟